

棕亭古文鈔

棕亭古文鈔卷之二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吳硯農傳

乙未之歲嘉平小除吳君硯農攜紅梅一盆佐以樽酒
麥門而入造膝而請曰子諾我爲生傳有日矣吾一生
坎壈今年尤甚屈指生平知已惟大司馬胡公奉宸卿
汪公揚州司馬高公滁州太守朱公而文字之交惟君
與袁公簡齋蔣公蒼生兩太史今胡汪高朱四公已爲
異物袁蔣兩公又天各一方歲云暮矣孰華子者君請
滿引一觴速成此傳以遺子懷之鬱鬱也子乃對益梅

引卮酒濡筆而爲之傳曰君名光國字廷曜一字硯農
嶽崿歷落骯髒人也喜讀書能詩工篆隸楷法籍於歙
僑於揚徧游燕晉楚蜀名山大川之區兩除雲南大理
永昌司獄雅量高遠智局深厚海內鉅公皆以管葛之
器相待曾祖鴻博節霞公以其兄祭酒麟潭公之第三
子爲嗣是爲青崖先生先生負奇才淡於世味日研覈
秦漢古碑碣以爲樂隸書與鄭簠齊名梅莊吳氏科第
仕宦震耀里閭而青崖先生獨隱居高尙時人謂爲牡
丹叢裏一枝蘭蓋異之也青崖先生生西文先生爲名
諸生以老西文先生生子三君其長也年十三神父沒

參益貧里人有汪公棣邨者善相士相君曰此真寶器
惜不耀其光耳然視專神定壽者相也吾相吾亦壽而
貧食我收我非此安託遂以女妻之汪公學山君之姑
丈也亦奇君才委以鬪筭之業數年致饒君事母孝未
嘗頃刻離母沒始奉父命入京師以貲就職時金川不
庭廷議西伐大京兆胡公輔經略傅公以行置君於幕
府君與胡公言多秘計師至賊已降君所言皆未克用
制府策公重君才欲聞之

上授以官君以老父在不願也即日辭去俄除大理司
獄未抵任以父憂歸服除補永昌行有日矣往別汪公

敬亭初君之貧也敬亭以重幣招之經理鹺務兩人遂
爲莫逆交至是敬亭病方劇執手語曰予病必不起而
兒子性選懦非克家材也君竟棄而不顧耶君曰人生
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是一嚮者何足啖哉君勿言吾辭
官而佐字周矣字周者敬亭之子仁厚士也以父執待
君君所謀無或抵牾字周總理鹺務兩辦

南巡大差疊邀

聖眷者皆君匡贊之力也君生平不苟取於人而每樂
濟人之急歸里葬親開土不吉而更無買山之資呼搶
欲殉舅氏憐之贈以地君潛然曰吾父生不妄受人之

財豈死而妄臥人之地耶罄囊中金奉之乃空嘗歲暮
雨雪已斷薪米而朱太守書至餉米二十斛乃謂其內
子曰是非貧兒暴富耶當思所以惠人者矣吾有童蒙
師故已久遺妻窮且老必無炊也遂分米餽之司馬高
公既沒遺孤曰文照字東井年少能文君以故人子愛
之最篤每至揚必厚欸之東井舉於鄉無力上公車君
百計爲之助乃與計偕君之外舅老益貧子孫皆先卒
惟兩曾孫尙幼不能養也君養之葬之無遺憾有弟二
人友愛無間言子三人教之嚴且篤甫童卯卽慎選明
師誨之揚州有李進士晴山先生者方嚴士也通諸經

工舉子業然人以其孤峻不敢延君獨具厚聘庀精膳請以爲家塾師今其伯仲兩嗣君皆有根柢之學而作文直追古大家云

蕪城外史曰余宦游揚州最久然磊落之友如硯農者蓋不數人也數年來蒼生主安定講席簡齋時至揚州文酒之會座上無硯農不樂硯農其以我輩爲海鷗鳥乎今硯農之年纔逾六十視古釣璜之客猶稚齒也他日盡抒其才以爲世用其行事必有罄竹帛不勝書者而余之言其亦藉以爲嘯矢也已

戴遂堂先生傳

遂堂先生姓戴氏名亨字通乾其先浙之仁和人父梓具文武才佐

王師平閩有功入直

南書房賦詩稱

旨授翰林侍講

詔徙奉天遂爲奉天之承德人先生性質慤少失明年十五復能覩物始讀書康熙癸巳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授河間府教授河間府縣學舊有田數十頃爲彊佃所隱先生請釐於上官同寮皆選懦不敢署名田旣歸則環而言曰願少分以潤窮宦先生曰分以潤雖少私也

吾久均此田矣乃出袖中籍各授之獨以田之歸於已
學者資諸生膏火不以圭粒自私下縣人士皆以不得
隸府學爲恨歲饑太守煮粥爲賑命先生董其事自冬
迄春賑數月矣用不足將罷入見太守曰窮黎待粥慶
更生再兩月方可食新若遽罷之仍死耳太守曰力竭
矣奈何先生曰某見公前日娶婦計新婦歸裝尙可備
兩月賑也守大喜從之居數年以父憂解職起補順天
府教授順天有夫死守節而以子貴受封者列狀請
旌吏議不當旌先生曰以夫貴受封理無改適不旌可
也若以子貴受封而不旌是以子之貴掩母之節也且

撫孤至成立而受封尤節婦所難得百不旌惡乎可大尹燧其言據以入告得

旨允行著爲令秩滿擢齊河縣知縣齊河歲大饑旁縣承上官指多不報卽有報者亦輕其狀賑薄殍死枕籍先生獨請穀數萬石上官雖重違其意心實恚之會有構者遂被劾免旣免官僑居京師授徒自給有一富人延爲童子師先生緼袍敝屣據榻授經賓客皆王公貴人列坐以觀先生無忤色次日主人持裘服爲贈先生固卻之初女兒適閩中富氏富氏宦家中落不能自存先生奉母至齊河太夫人有憂色先生曰是必爲吾

姊也乃遣使盡遷其家以北給養之少弟高夫婦早喪遺孤秉瑛方數歲撫之如已子在官時一姪兩甥與先生之子廷璋同服食見者不能別命秉瑛讀書廷璋習騎射或曰君愛子不若愛弟之子也先生曰吾因材教之而已秉瑛成進士官儀徵昭文而邑令迎先生來江南南方之學者爭交禮之於是先生與數詩人往還外其他客屏不與通或時攜一童扶一杖臨江登山路人以得識其面爲幸祖櫬攢浙百年未封先生行求而葬之訪昆族則皆盡矣有道士敝衣白樓古廟廡下詢之則同高祖弟也執其手泣解所衣衣之同戴歸雲南

進士憲圖相識逾旅客京師貧甚先生時給周之其鄉人之顯者有所餽憲圖不受也既而病於僧舍先生昇至家躬爲煮藥死殯於家爲之服朋友之服有來弔者三日哭此尤近世所罕也先生狷介寡交游貴人欲一識其面不可得獨惓惓於貧賤交終身如一日論學尙實行黜空談治經不傍前人門戶時於漢宋諸儒外特創一解生平專攻詩雄深雅健諸學皆工與李錯陳景元齊名有遼東三布衣之目善草書嗜飲醉後作書愈謹嚴有法晚好道家言自謂得尹氏人性命雙修之訣曰吾一生所志皆不遂今學仙殆可遂乎乃自號曰遂

卷之二 金 四二
一 則 聖 車
堂年七十客揚州病瘧卒病中猶與楚人丁姓者談養生焉有慶芝堂詩集十二卷子二長廷璋武舉候補千總次廷璧

錢恕齋先生傳

先生諱元龍字學山恕齋其自號也錢氏自五代時武肅王顯貴子孫蕃衍至宋建炎間伯乙公占籍潤州逮前明成化時可新公始遷揚郡傳六世至琳葦公以高年碩德恭逢

世宗憲皇帝御極覃霈受八品秩生之考也琳葦公生三子先生最少生九齡母某太夫人李氏成人

十歲時隨父逸祖柩歸葬州是時冬日晷短未至兆域數里叢薄中有虎突出白櫬徒卒皆驚逸琳葦伏地上護柩哀號不知所措先生直前當之虎遂帖耳而去既弱冠讀書焦山山側有潮音洞洞中有一叟聞讀書聲卽往來竊聽後於先生將歸之夜叟忽彗門而入通款曲縱論古今及導引吐納之術謂先生曰吾居此數百年無有可授以道者觀子骨相非凡肯從我去乎先生曰吾方讀書養親作人世事何暇從汝爲也語訖而叟入石罅中不可復見琳葦歿先生已逾四十伯兄先卒先生與季弟經營生產作估客奔走江淮間不數年

獲貲甚鉅人或求心計之法先生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我無貪故鮮失耳既饒於財深以自封爲恥族仰有賙鄰里有卹卜新墓修舊冢扁舟至杭求先世譜牒遺像自武肅以下分冊十二部裝潢完好以歸晚歲長子物故愛瑁亦殞悲悼之餘遂謝絕人事杜門不出日以著書課孫自娛所注有前明程允升幼學書業師皆用以課授更有史略種樹各書皆採輯廣博該見洽聞初先生未冠時有相之者曰此子不科第而享盛名不官職而受殊榮不攝養而躋耄耆後先生棄舉子業專意撰著幼學一書海內奉爲圭臬

今上南巡

賜貂皮荷包藏香克食以儒林郎候選州同職銜

恩加頂帶二級鄉里榮之壯歲往來江湖持籌握算精力疲劫晚歲日事編摩每至夜分不寐而年至八十有二神明不衰然則潮音洞中之叟謂其骨相不凡而以十齡童子能却猛獸殆其所得於天者厚與子四人鼎蕭鼎皆賢而才女一人適孝廉項夢魁項沒後厲志食貧苦節自守孫十四人承重者鼎長子之潛也曾孫四人

蕪城外史曰余嘗讀管子弟子職朱子小學諸書而歎

豫教之不可不早也論衡有云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可不慎與恕齋先生軼事余得之同年友秦西壩觀察甚詳西壩其戚屬所傳必有據余獨愛幼學之注其有功於蒙養者至矣

汪君雪疆傳

雪疆汪君名大壽字中也本籍新安婺源世居嚙峒山下祖某遷揚州父舸以詩字名江左書法師黃涪翁尤工長短句嘗校讎山谷全集巫山中白雲詞鐫之曰吾一生精力在此雪疆生而慧吾讀書少年卽以風雅爲性命寓公之在揚州者如陳三几屬樊榭江冷紅皆師

事之操觚不肯率爾詩社共集一吟一詠必細膩推敲
與人尺牘一字不苟下年過三十家中落父客死漢上
雪礪與其弟阪隱以菽水養母不肯丐貸於人後楚中
故人以其父之喪至殯廣儲門外之聞角庵兄弟單席
同臥草中絕粒不食者旬日嘗冬日無纊夏日無幪母
子三人束腹相對而吟誦聲達戶外也性愛潔嗜獨且
多病年至五十方娶四十之外貧不能自存每燈下爲
人以百字鐫方寸玉至除夜檢古墨數十笏易薪米而
鑒賞古書畫及銅玉審獨得秘訣經其品題聲價重十
倍凡事工心計多智謀嘗謂人曰馬雖駿服於阜不能

馳也鷹雖悍繫於絲不能擊也吾嘗有用世之志今老矣聊以吾之術昌吾家可乎江君鶴亭聞其言異之遂交其人託爲心腹之友事無巨細皆委之五十之時有無化居所往輒利至六十遂擁貲作巨室以其本身資

秋請

誥命榮兩世

封其母爲太恭人熊太恭人年八十雪疆徧徵輦下好友祝嘏之辭而袁太史簡齋自白門郵其文以爲祝黃君稼堂將赴趙州任以其家貲付雪疆會計不數年倍息歸之黃君歿其子年少綜馮筴事事皆藉指南其待

朋友以至誠不以死生異視大率類此小玲瓏山館者
馬徵君秋玉佩兮兄弟與陳厲諸君作詩地也雪僵幼
卽往來其間後購之以養母其楣楹題識不改舊觀曰
先達之遺蹟小子灑掃是幸曷敢沒諸丁未秋日姑蘇
友人錢景開至雪疆喜甚大治具召客曰石湖西磧吾
生平不能忘今將作數旬塵外游攜長笛坐千人石看
中秋月然後歸採菊花與諸君作重九也八月三日大
笑出門去甫半月錢君卽以其病來告又一日則曰雪
疆死矣嗚呼慟哉

金兆燕曰雪疆居貧守約年將五十小有構會不十年

而家道成何其暴也然充其幹局若在三國時不下周
瑜黃蓋乃僅以陶朱之未技肥其家也斯真陋矣

吳半崖傳

吳君半崖歙縣人也家住石橋童時矯矯自好歙之大
族吳姓者牛居溪南科甲相望而半崖以寒峻與之相
埒父少時服賈在外半崖既成童謂其母曰父終年勞
悴川塗爲謀生計而兒在家坐食非所以說親也男兒
讀書不必求以進身兒將挾所能爲人籌畫生計他日
得江山之助以展其才公孫卜式庶可冀也乃由浙至
吳趨京口遂停權不渡鎮江有油棧其利甚豐半崖爲

之化居織悉不苟數年而利市三倍十八歲歸里完娶
未半年卽出於是往來於豫章沔漢之間積貨居奇於
南北通州懋遷聲名洋溢燕齊之地半崖年甫弱冠而
與人相交有老輩所不能及者二十六歲復入楚居漢
口鎮漢口爲江沔通衢百貨麇集半崖持心計左右致
贏必厚有所蓄始一歸里今經四十餘年矣一子甫象
勺之年卽攜之作客曰是不可以荒於嬉也一日謂其
子曰吾少年貧窶無負郭之田可以資生今之所以養
我父母者皆我半生勤苦以斂之者也吾父與母年相
若而兩老人至今尙未克安聚一室吾將速吾父歸爲

汝娶婦使汝繼吾之業而大振之吾母持家勤儉茹長齋喜布施吾總角時卽以內典教我嘗誨我曰通儒書尤須諳佛理吾將以吾之家付於汝汝克孝祖父母不違色養吾將皈依釋氏以終矣其子懼其言之必行也乃徧請親族友朋極力沮之有友人善丹青者謂之曰子有斯志不必有斯事也與其爲宏袞曷如作龐蘊乎於是寫其容衣被尼之衣戴毘盧之帽一餅一鉢位置几上半崖喜曰是真我心也真我相也嗣後吾子孫懸之影堂吾卽於淨土中託生蓮花下乎乃屬余爲之生傳以永之

金樓亭曰余少年亦好學佛逮晚歲讀華嚴而笑世之
佞佛者妄也善財童子天寶在身五十三參始終不倦
豈僅蹈襲半偈作口頭禪者所可及乎半崖勉之博施
濟眾儒者猶以爲難而法瑗脫衣施貧不厭不倦然則
姚少師作和尚不終見嗤於婦人其有以乎傳曰行矣
不在多言

節母張孺人傳

孺人姓張氏浙江仁和人也父子元篤誠好善教子女
以質實不苟笑言孺人幼習姆訓婉婉聽從讀班誡能
通大義繡工箴帶冠其曹年十餘隨姑姊躬蠶事晝夜

不懈育蠶以豐二十二歸同里田君西成田氏系本青州後遷浙之上虞明時有隱君子曰田守素者西成之遠祖也愛西湖山水之勝徙居仁和四傳至西成之父廣南與其兄信皆相友愛遂以西成爲信皆後當是時信皆貧甚西成謀所以養其親者將棄書遠遊爲服買計孺人曰吾舅姑以君爲似續將以昌其家今君舍所業而他圖則終其身無顯揚之日矣遂鬻簪珥躬紡績以奉甘旨俾西成壹志於學卒以高才生受知於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爲一黌之儔未幾舅沒姑老家益貧而孺人色養不懈姑久病蓐食者數年厠牖中帚皆孺

人躬自澣濯初西成居父喪以毀成疾遂曰困憊竟以
是不起西成於綿煨時執孺人手曰老母衰病四孤幼
羸恐汝不堪此任也奈之何孺人曰吾斷不以一死殉
君而棄君之母與孤於不顧君往矣生者之事我自爲
之君勿復念後數月姑亦沒孺人仰天椎心幾死者再
旁觀者皆酸鼻孺人曰吾今以婦代子附身附棺無使
有悔也以母代父以養以教必使有成也於是執姑之
喪必備禮而教四子皆成立飲冰茹蘗者三十餘年一
日孺人之子墉跪膝下請於孺人曰吾母節孝古人所
難今已逾三十年可以邀旌典流芳名矣孺人曰吾守

節之日年已三十有餘不合例也壻曰婦人之齒不外
聞減數歲則可矣孺人曰惡是何言與吾生平無一事
之欺無一言之誑今乃自誣其年以上欺

天子乎壻兄弟遂不敢固請而日謀所以傳孺人者乾
隆甲午秋壻與揚州教授金兆燕相遇於東臺述孺人
之事而求爲之傳

金兆燕曰古人云死節易撫孤難孺人獨爲其難其志
良苦矣孺人之軼事鄉里長老皆能言之而卒以年歲
不符不肯以上達

天聽其質實有過人者宜其四子皆賢且才而不爲末

俗浮薄之行所漸染也與

黃稼堂太守傳

稼堂先生諱凝字幼安姓黃氏浙江仁和人也系出江夏香公之後宋南渡時徙居臨安數傳至七世祖牛邨公有隱德又數傳至祖憲懷公讀書食貧不求仕生三子長天三公次壬有公第三子早沒天三公卒時大無後壬有公僅甫得稼堂年九歲憲懷公謂壬有公曰小宗繼大宗禮也遂以稼堂後天三公是時弟兄已異居嗣母薛太恭人見稼堂王立不比常見鍾愛之尤甚謂壬有公曰未亡人以鍼黹供朝夕三遷之教力有不

能願仍依本生父督訓之壬有公曰吾不敢以其爲兄之子而異視之也遂以稼堂歸課程尤力壬有公惜近日士習專以帖括爲事而束經史於高閣及一旦膺民社遂若面牆蹶而僵誰之咎也於是稼堂初學操觚卽縱之讀古人書凡一切兵農名法之學有關於經濟者靡不令之熟究潛玩而誦習之十歲時以事出錢唐門夜不能歸徘徊湖上乃入一大宅供具悉備飲饌甚歡忽有羣魘至交困之不可解正危殆中聞騶從聲傳呼迎江西知府羣魘皆退避已身入肩輿中豁然而醒則初陽臺下墟墓間也旣長娶元配張恭人後卽客居常

州爲戚友嘗會計事俄張恭人沒家益貧僅攜錢不滿百徒步至揚州徼居古廟無以自存乃至淮安居湛真寺寺僧聞谷善相人見之驚曰此非恆人也厚衣食之揄揚於當路富貴之家諸大吏及畱族之豪皆引爲上客稼堂客淮揚既久兼與大吏游兩郡中挾厚貲好心計者經稼堂指示利市三倍瓜洲朱氏有女擇偶不諧其家曰吾女相法當富貴不可以配窶人擇稼堂妻之婚之夕婢僕家具皆假貸既娶之後家漸豐友人之所共居廢者無不致羸而稼堂構大宅居揚州新城爲巨室歸杭省墓敦請王有公來就養壬有公戀西湖之勝

安土重遷謂稼堂曰汝但足我湖山游賞費使汝諸弟
皆飽煖不以累余則我與親戚情話勝於客揚州錦繡
鄉也稼堂性伉爽好鬪急施藥施樁無歲不爲置福緣
庵後義冢五十九畝以掩露齒凡戚友之丐貸者靡不
如意畀之又數年讀漢書甯成傳仕不至二千石買不
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廢書而歎蹶然而起曰吾不名一
錢赤身至揚州以有今日吾之所有不以急公將安用
之且終日勞勤疲飢精神爲人謀錢刀子母之利執若
盡瘁國家展其所學庶畢生精力置之有用之地不致
唐捐也乃遵川運新例入貲選授直隸趙州知州趙州

爲古邯鄲鉅鹿之地民俗勁獷轄五屬邑自理本州有
專治有統率兼守令之責近接京都差務絡繹自昔以
爲難洽稼堂莅數月舉之裕如上官皆有新任如老吏
之自然順理準情待百姓如骨肉其有下戶之猾熇於
大豪者必置之極法故里端惡子匿跡銷聲召杜龔黃
人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鑾輿巡幸兩辦紅杏園眾春園

行宮陳設疊蒙

恩賚大憲皆以爲能委署順德府知府計典遂膺卓異

首薦引

見面奉

俞旨陞授江西撫州府知府上官日舟過淮揚繫纜入
湛真寺而聞谷已寂淮揚故舊落落如晨星乃買田入
之寺與諸相識酌酒盡歡而行由揚子江過天門入彭
蠡至南昌諸大僚執手相慶謂叔度之來何暮也臨川
居山水之中民醕訟簡稼堂視事數月鎮以清靜飲以
恬和曰此不可以鷹擊毛摯爲也吾將效汲長孺臥理
之矣然稼堂素有能聲他郡積案未了者多使雜治之
粥察諸公駸駸虛座以待候於三月初十日早起視事
畢擎粥一甌咯血數升而卒子五人至慧朱恭人出至

筠至廉至馥至瑞俱庶出

金兆燕曰余於甲戌乙亥之交往來淮揚卽與稼堂相識見其氣度端雅議論卓犖然徵之後余作揚州學官而稼堂僦居舊城相隔不數武時相過從有疑事必以質兩家內人亦相視如姊妹昔周瑜與黃蓋升堂見妻不啻過也今余衰老綴旒仍鰥居作客而見朱恭人之鬢而扶櫬以至揚也朱恭人以稼堂之傳屬於余余滋慟矣

王恭人傳

余讀漢書至翟方進傳未嘗不歎後母之愛何其篤也

若梓潼文季姜撫前後八子如一且爲其前子王博作
表寫書較之翟母之織屨養也而兼以教矣余欲哀輯
近今後母之德以爲世勸聞揚城中有比部鄭君翼之
繼配王恭人者恭人休陽望族自曾祖僑居於揚閱四
世皆以孝友任恤著聲江淮間恭人生四月失怙襁褓
中有相之者曰此女賢而貴但無年耳母張太安人曰
吾欲其壽安望其貴年未笄授以孝經論語女誡諸書
一過目輒能背誦人咸稱其異張太安人獨憂之日吾
聞王勃李賀曾不得三十慧故也男子且然况女子乎
吾恐相者之言驗也比部元配謝恭人少司寇未堂公

愛女也謝恭人卒子兆理纔三歲比部之父澂江封公
泉母吳太恭人憐其失母之孫謂比部曰爲汝擇繼室
大難稍不慎則祥覽之事其奈之何比聞王氏有女能
孝其親敬其兄讀書知大義曰是可以母吾孫矣乃命
比部委禽焉恭人歸時年二十一兆理一見恭人牽衣
索笑不異所生恭人廟見後卽朝夕顧復時其煥寒飲
食起居極纖悉之務必躬親檢視不以委之乳媪謝恭
人所遺簪珥衣襦或以爲忌恭人曰前恭人名公卿女
鍾郝禮法皆吾師範蕭規曹隨又何忌焉且使膝下兒
見之如其母在不尤愈耶兆理旣就傅每從家塾歸恭

人必率之夕見於舅姑時與羣兒戲恭人必踣階隨之
慮其仆也舅姑或勸之曰茲事婢僕能爲之汝何勤焉
恭人曰知之然心終放不下耳比部督課兆理有不率
笞撻之恭人力爲營護且曰折夔之教以慈濟嚴兒尙
幼恐不堪也然於兆理不少姑息每夜篝燈令其習復
且使預誦來日之課略上口然後命之休劔童竈妾有
媠辭曠語於其側者必痛訶之曰蒙以養正斯言豈可
入其耳哉兆理從兄兆珏入庠序恭人謂兆理曰汝伯
父爲名諸生賈志以沒今汝兄克自立繼其先勤學之
效也汝家代有文人汝從父東亭公以名進上官刑曹

秦川公獻賦

行在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入直徽省汝若及幼年拾青紫隨汝
父官京師俾祖父母膺兩世

封誥豈不益徵厚德之報承歡無窮小子勉之今年四
月兆理十齡其生日與恭人同物賀者盈門恭人焚香
拜於謝恭人木主前顧兆理酌卮酒曰吾生兩男一女
皆不育今雖有身然所冀者此子成立耳吾姊其陰佑
之並佑吾以終鞠此子也越半月生一女產後遺疾卒
春秋二十有六所生女方浹辰兆理哭踊不絕哀毀如

成人人皆異其類而孝而羣謂恭人愛育之誠摯有以感之也

贊曰温温恭人懿德醇醇孝乎惟孝仁者安仁哺翼遺教噓培義根黃墟不朽彤管常新

道光歲次丙申孫珉謹編次

曾孫醇

醜校字

棕亭古文鈔卷之三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定郎小傳

徐郎定定字雙畦小名雙喜吳趨人也美姿容有雅韻
五歲能歌六歲按笛八歲學簫鼓暗誦唐人絕句宋人
小令數十首皆羅曉文義十五挾藝游揚州揚州沈君
江門老於琴自號夢琴生無人能傳其指法徐郎欲學
之江門曰欲學吾琴當先定爾神因更其名曰定定誨
之琴自是人皆呼爲定郎云乾隆乙亥春余至姑蘇登
虎邱過山塘見羣少年聯臂而嬉有曳淡碧衫者風致

嫣然數顧之流眄再三穿柳陰去丙子秋余客揚州友人程君竹垣以所作定定曲示余且曰此人雖歌者然有翰墨癖吾欲召之度曲以侑君觴君當投以詩勿靳也次夕招飲余以事牽獨後至至則酒將闌定郎已薄醉倚簫而歌聲纏綿如不勝情紅潮暈頰目眇眇與燭光相映曲終起視余曰郎君若曾相識者何故余亦諦視之曰此山塘柳陰下少年也詢之果然余狂喜曰自去春見汝後意忽忽如有所失自以爲落花飛絮定不再逢乃今得聚於此卽席步竹垣韻作長歌貽之余染翰定郎歌臨川尋夢曲子曲未終而詩成擲筆拍其肩

曰今日尋著夢矣乃停曲讀余詩讀詩聲尤清圓可聽
讀畢謂余曰郎君詩我雖不甚解然在吳中觀諸名士
作詩未有如此速者郎君有異術乎旋以巨觥進曰乞
更填一詞以賜余時已大酣起步庭除滿簾月色如晝
步三匝成長調一闕自是友朋文酒之讌無日無定郎
吳君梅查將游棲霞集同人爲詩贈行吾宗錢塘冬心
先生聞座上之有定郎也闖而入同人皆大快有一客
不能詩而來獵酒酒半詵定郎定郎不能堪反脣客大
怒橫臂搯袖座客皆愕眙主人引怒者去乃更酌定郎
泣下沾襟取袖中便面摧燒之蓋日者此客之所贈也

侍君驚川睨而戲之曰頃所逐惡客吾明日當頂禮謝之不然安得見此梨花帶雨狀徐以羅巾拭面擱目而顧曰諸郎君亦知我儂爲可憐人乎余慨然曰此子亦人耳乃淪落如此余竊於世久矣舉世無知我者而定郎愛我獨摯我必有以傳定郎使定郎不朽者定郎其勿恨於是蹶然大喜曰誠如是乎乃引滿以屬脫指上金彊以贈曰持此爲念郎君其毋忘今夕之言蓋是時定郎來揚州已數月矣雖聲譽籍甚而以不善夤緣不能逢迎故尙無托足地僦居小巷中室僅容膝一榻一几階下秋花數種掩映簾箔衾幃整潔無點塵非甚相

愛不得入其室余寓居花園巷之祇園庵鄰家笙歌徹
旦嘗與余坐月下聽隔牆歌聲遙爲按拍分司不差閱
案上昔人詩有謝郎衣三字問何典余以釵小志謝鮑
蘇紫翦事告之次夕歸著吾衫履去曰此謝郎衣也余
居揚不匝月然無時離定郎或無他友則獨與余步出
城園亭蘭若隨意所往每夕陽將墜晚煙橫樹秋風淒
然輒對余侘傺斟懣不怡者良久詰之終不肯言一日
謂余曰予不耐囂雜揚州不可久居如得爲郎君詩弟
子常侍左右則出泥塗而升青雲矣郎君其有意乎余
曰吾非不欲挈汝去但勢不能耳然吾豈忘汝者吾自

有挈汝之術乃遍集同社召畫者爲定郎寫真定郎對
畫者坐諸客環之時時摩小鏡自照畫者曰其形可似
其神光離合不能似也畫既成指畫中人謂余曰吾命
不如此人此人能隨郎君去吾不能不如一也吾轉眼
憔悴而此人終身少年不如二也吾風塵追逐與潦到
伶工相伴恨不能卻而此人枕肱於清辭麗句中與名
詩人游天下名山水不如三也余曰彼亦有不如爾者
曰何謂曰不如爾能吹簫度曲推襟送抱耳謁冬心先
生先生捧其手曰向如此人加一怒字便俗矣蓋謂夫
已氏也先生有所畫梅花大軸極自賞瓌池嚴整富商

以數十金購之不可得定郎欲之而丐余爲之請先生
曰此畫易孔方兄則俗贈徐兄則雅竟以贈且以畫扇
題詩副焉程君筠榭聞余爲定郎爲真也大治具召客
觀定郎容定郎抱其容至曰諸郎君各題一詩當各獻
一歌以報江君雲溪與筠榭不相識招之欲勿赴余曰
定郎在遂欣然往陳君竹町閔君玉井是日皆有他社
會皆先成詩去薄暮玉井復至曰吾爲定郎火迫成社
中詩來聽歌也筠榭編菊爲屏規其心以爲牖定郎立
牖中如彩霞之托明月是夕也燈影花光歌情酒態使
人意消余飲最樂梅查招余浴焦君五斗與焉途遇定

郎給之同行婉轉推却不肯共浴余固泥之則曰浴罷
卽有詩然後可余曰敢不如命五斗日果爾吾沽酒市
蟹以待洪丈棕亭年七十矣聞之趨而來亦同浴定郎
解衣入浴羞澀閃避姿態橫生梅查曰真所謂三尺寒
潭浸明玉矣浴畢肌膚暢悅兩輔如初日芙蓉見之者
目不能瞬余以犀梳爲之理髮作五綰辯捧視之不自
知其魂越心蕩也卽成詩四章酬之解纜之夕竹垣取
酒以餞命之歌歌數聲而哽咽不能終曲余亦不復能
舉觴口占小詩爲別竹垣和之命肩輿送余出城定郎
坐余膝上垂簾耳語淚漬襟袖至舟中執手黯然而別

余開牕望東炬照定鄆循河干入城去忽忽復憶山塘柳陰下瞥見時也

樓亭子曰人之相與豈偶然哉交臂之過藏之於心乃成膠漆不亦奇與吾在都門見唱連像者及所謂白臉慣侍酒者皆俗惡不可近如定鄆者真天人矣玉井先生目之曰雅人深致冬心先生曰疑其胷中有數百卷書皆言其韻勝也嗚呼四海之內具真賞者有幾人哉

汪母程太宜人傳

宜人姓程氏新安程君渭侯之女江君東榑之配也江與程皆僑居揚州業禹筴世爲婚姻程氏爲篁墩望族

擢甲科居顯要者後先相望涓侯秉其先人之訓習儉
好禮門內秩如婚嫁有式宜人爲涓侯之第五女父母
尤憐愛之三四歲時涓侯嘗置膝上詠左思嬌女詩撫
其頂曰是女必能以才名爲吾家作曹豐生謝道韞者
正恐聳才難得耳越數歲授以論語女誠諸書略觀卽
能開誦其句紆紉組織能出新意紛悅擊表之繡見者
詫爲鍼神醯醢煎和得調劑之妙有鼎娥膳祖所不能
及者都竈廝養皆驚譽之待左右侍女寬惠慈和無疾
言厲色然終日端靜矜莊婢僕過其前者不敢有謔浪
語於時東博之尊人劬庵公棄世已久母許太宜人稱

未亡人持門戶訓子以嚴以故東搏雖生於富厚而居處不淫飲食不溲不與裾屐少年相往來涓侯曰劬庶以名諸生賚志無年其後必有與者其未亡人能教子如是其子能率教如是是可以歸吾女也許太宜人聞之曰吾久稔程氏之女之端慧克勤但吾家孤寡相依難以遣媒氏下達今聞程公之言吾之願也亦先夫之志也敢他求乎於是委禽以聘甫及笄卽來歸焉時東搏亦尚在未冠而慤謹老成閨門之內不苟訾笑子婦雍容日侍堂前抑搔扶持毋躁毋怠許太宜人嘗謂宜人曰吾自有新婦遂覺氣體怡愉古人之所謂視無形

聽無聲者其新婦之謂矣俄許太宜人歿東博與宜人
哀毀骨立居喪備禮凡榻柩絞衾附身附棺之具必誠
必信卒哭後猶居堊室中芻剪不納專席而坐宜人
不敢遣女奴問以家事東博愛靜樂閒好金石之學蓄古
法書名畫彝鼎鬲之屬甚夥掃除一室焚香淪茗吟
玩其間一切米鹽凌雜之務宜人皆細爲擘畫不以撓
東博心里中姻族以事至江淮者無虛日來有輓腳去
有餽贖各滿其願無德色無倦容他如捐歛歲之租入
修孔道之橋梁衣凍者以綿給死者以槥育嬰有堂施
藥有局救生有船東博種種厚德皆宜人有助之也

東溥以州牧注選銓部

累恩加級

誥授奉直大夫宜人膺五花之

封服命婦之服席處豐腴而蚤起晏眠操作不懈中裋
袒服躬自澣濯食不兼味衣無祿飾樸儉勤勞蓋其天
性然也東溥大功兄弟六人皆相愛如同胞宜人善和
妯娌門內無間言姻戚間遺婢僕往來蒞蘭佩說之贈
篤摯周洽至老不衰生三子皆不祿一女教以閨訓適
從姪志洛亦著賢聲無何東溥卒宜人呼天搶地慟不
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諸姻鄰尊親委曲寬譬以撫

孤大義相規勉乃強起曰死節易撫孤難必欲我爲其
難者乎臈黏膠臚吾惟力是竭爾乃以兄公西平次子
振鷗服衰爲嗣以蕨成事振鷗字溟高克家子也宜人
視如己出溟高亦善體親心慈孝交著聞者羨之東樽
綿儉之時謂宜人曰吾死無他憾但修宗譜未成以是
爲不瞑耳宜人舉以告溟高溟高曰作室底法尙欲肯
其堂構况宗譜之大乎小子之責焉敢不獲於是晝夜
排纂力謀剗刷書旣成宜人率溟高以魚菽之祭告成
於東樽栗主之前欷歔含淚謂溟高曰汝父今日其瞑
目於九原矣西平晚年歸老新安宜人諭溟高厚致甘

旨之奉逮西平卒問至溟高柴棘殊常然不敢號踊於
宜人之側宜人曰本生之親服降而恩不降詎得以我
故而不用汝之情乎吾何忌焉命之朝夕哭如禮東樽
與同堂弟穎長旭東室居相鄰東樽卒後穎長旭東每
逢朔望必走嫂氏所揖問起居宜人必命溟高綜家政
之要一一諮稟惟謹辛卯冬穎長率淮南北衆商入京
師恭襄

皇太后萬壽慶典宜人謂穎長曰叔受

大子恩至深且重此行惟以恪勤將事鞍馬之勞冰霜
之苦所勿計也其明於大義如此卒年六十有四

誥封宜人子一人孫二人

蕪城外史曰余與穎長旭東結文字之契者有年每於詩社談讌之餘爲余道其嫂氏之內行甚悉今余爲揚州學官嘗欲哀集一郡之貞節軼事著廣陵淑女編以爲風化之助揚州雖古稱靡曼之地然五烈竝峙爲他邦之所無其閨門徽懿可以備管彤者必不乏也今觀宜人之事其姑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也豈非巾幗中之大賢與是殆江淮清淑之氣所鍾而成者耶抑程江兩氏累德者深而仍秉黃山白嶽扶輿鬱積之厚耶昔程華仲先生著新安女行錄歎之婦女皆欲彙名其書

以爲榮若宜人者是可以錄矣

汪夫人傳

夫人姓唐氏歙人也自始祖昌大世居槐塘族茂業殷
代著聞譽父孔綦公有幹局挾貲游吳下愛錫山惠泉
之勝遂家焉夫人其幼女也性格勤不苟訾笑年甫齒
卽暗誦孝經女誠諸書針黹縫紉能自出新意爲擘說
式汪君黻堂之母吳太夫人夫人之表姑母也兩家一
居揚一居常舟楫往來問使不絕吳俗工蠶織嘗聞夫
人育蠶幾箔織布幾端每賑然問家衆曰揚之人能如
是乎安得唐家姪女來揚州作婦則江北之俗化於勤

矣俄黻堂元配歿卽遣媒氏下達聘夫人爲繼妻夫人之歸於汪也年甫踰笄時吳太夫人已稱未亡人多疾恙而家政紛隳一稟指攜夫人廟見後先意承志視聽於無形聲椎髻練裳操作不懈太夫人謂黻堂曰吾嘗欲此女來江北作閨師不料今果爲吾兒婦也卽取生平服用器物盡以賜之逾兩月太夫人卽棄養夫人盡哀盡禮凡榻褥絞衾飯含之具致極誠信外姻至者交口稱之先是黻堂之從弟偉存夫婦早亡無嗣而偉存之母葉太夫人猶在堂夫人謂黻堂曰一門之內獨叔姑向隅不樂君何以安請所以爲後者遂以次子熊繼

之追葉太夫人歿卽以一身任兩房家政食指不下數百夫人以徽柔之性綜覈之才襄助之至戚婚嫁代爲經理者無虛歲雞鳴而起夜分而寐雖鋤童竈妾林立階下而一厄一匱必躬自檢閱不肯告勞無何子能殤夫人哭之極慟曰脩短之數吾甯不知但念一綫之延不能不爲之肝腸寸斷耳然天欲絕之吾必欲續之吾尙有子可再繼也復以少子清繼之己丑春三子與長女夭亡夫人以積勞之軀疊遭傷慘精神日就衰耗而黻堂好結納賓客盈門且綜理澁務當路倚之爲左右手夫人時出一謀爲之飲贊必中機宜黻堂嘗謂夫人

曰昔楊敞之妻著參語之勲趙昂之妻有九奇之助吾
今者不更求幕中人矣乾隆庚寅春敞堂赴天津庀待
供頓膺

寵錫之榮夫人服冠帔拜

恩中庭內外姑姊姒環觀稱羨而夫人益自悚惕謙下
謂諸人曰吾女子何以報國惟有時以婦德遍相勸勉
願人皆貞順家無勃谿庶不負

聖天子睢麟之化耳辛卯春敞堂又赴泰安而夫人抱
病已久猶強起辦裝凡儻從資糧屏履之屬必一一躬
自檢視時婢子挾持送敞堂出戶外曰夫子受

恩深重今復迎

鑾道左恭覲

天顏榮幸已極渡河以後風沙漸高惟宜慎自攝調以期成禮毋以閨中病軀爲念疾雖革必忍死待君也黻堂就道後夫人卽臥蓐不起然猶於枕上命女奴製菹醢備酒漿待黻堂歸來召客閱月黻堂歸細詢

輦路所經

天語所及傾耳不倦有如平昔徐執黻堂手凝睇曰吾真待君來也翼日遂卒年三十有二

誥封夫人子三人長灝次湄皆蚤慧次清出繼女二人

蕪城外史曰徽堂家揚州常客於全椒余全椒人也而居揚最久余聞吾里人道徽堂之才且謂其有賢內助揚之人亦云然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易曰閑有家悔亡吾於徽堂信之矣夫人得所天而席豐厚宜若俯仰愉恬以養其生而勞勩盡傷遂中道天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叢蘭芣苢之歎在巾幗且不免焉然則文人九命之說詎不信夫

汪母江恭人傳

恭人姓江氏新安歙人也始祖汝剛爲歙州牧有惠政百姓愛之其子孫遂家於歙歙之人名其所居曰江邨

高祖左衛以純孝旌曾祖文甫祖公冕皆世其德父聖
一負幹才有器局理繼務聲稱兩淮恭人其幼女也生
端慧齒未齟讀書內塾聲琅琅出戶外聞者不知其爲
女子也旣笄歸汪君素庵維時素庵之父筠軒先生及
嫡母何太夫人皆棄世而母孫太夫人治家嚴肅門以
內上下數百人僮手指千賓客盈館舍恭人於酒漿醯
醢之屬必一奉孫太夫人指揮不敢自爲豐儉歲朝月
朔捧卮匱隨諸妯雁行立堂下尺步不踰孫太夫人於
冢介婦中少有恚怒恭人卽悚息不遑必俟顏旣霽更
從容怡愉別進一言然後退素庵性至孝孫太夫人所

夕膳羞必躬親檢點然後下食劬童竈妾不使少有過
差恭人早夜惴惴惟恐不得堂上歡心委曲順承視聽
於無形聲緣是孫太夫人亦愛恭人爲最篤恭人生平
沈靜寡言笑婢僕中有詭譎者見恭人至卽肅然斂容
以退不敢復有聲然恭人從未有疾言厲色加之也故
嫺黨中皆目恭人爲女中黃叔度云汪氏萍居揚州雖
數世皆返葬新安孫太夫人之歸而合窆也恭人曰吾
安可不奉吾姑以歸及旣葬又曰吾安可遽違吾姑而
去於是偕素庵廬墓里中者浹歲暇則與鄰婦邨女鮓
耕採茶者道古列女遺事於墟落間意泊如也後爲長

子廷瑄納婦復歸新安至則先展孫太夫人之墓甫下
拜涕泗交頤見者皆感動其先所識之鄰婦鄰女有遠
嫁及物故者皆一一詳詢之啼噓惻愴見於顏面先是
素庵之第四兄嫂早亡無嗣孫太夫人言之輒哽咽迨
素庵生次子廷瑄恭人喜曰吾姑之志慰矣遂卽以廷
瑄繼嗣之其明於大義如此恭人體素豐少疾病以經
營喪葬勞勩之後又屢遭門內多故早夜憂思精神遂
漸衰憊歸里時道嬰痰疾幾至不起越五年竟卒卒之
夕猶手持一杯歡笑如平日未幾以手足不仁爲言扶
就榻則目瞑矣恭人年十八而嫁五十二而歿三十餘

年事事可作閨訓茲僅撮其大者子三長廷珪次廷珩
出繼次廷珽皆令器也孫炳煌俱幼

蕪城外史曰余讀新安女行錄知名賢之澤孔長也新
安爲程朱闕里喪祭皆秉文公家法故其女子習見而
熟頌之若江恭人之所以事孫太夫人者可謂盡禮也
已

張孺人傳

孺人姓張氏陝之蒲城人也明中葉有張雙樓者以貴
雄關中而愛江淮風土因以禹筮之業寄居揚州子孫
遂隸籍焉大父候補浙江運副菘園先生父候選知府

考亭先生皆有幹局世其家孺人少聰穎年數歲讀班氏女誡諸書卽能通大義爲小婢子講說大父母前恭圍嘗曰此女必作不沐櫛諸生不當僅求之巾幗隊也迨及笄事兩世尊人愉色婉容朝夕不離左右雖居素封而鍼黹操作日有課程年十九歸吳君德宣時德宣之祖母某太宜人年已八十廟見之夕喜動顏色願謂尊章喟川先生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古人以是爲祝辭今新婦容端性溫自克孝順富貴宜男願吾老人一一見之喟川平生純孝夕膳晨饘非躬自檢視不敢進孺人佐堂上經營家政蚤作夜眠不以爲瘁後某太宜人

人卒嶠川毀幾滅性德宜與其弟洛初朝夕慰勸而終
難寬譬支牀雞骨宿疾逾深孺人佐德宜調藥餌具糜
粥數月不懈未幾嶠川卽世孺人盡哀盡禮門內外無
間言體素尪日食不盈甌而時時多病恐祿屏之祝不
能早如願無以承堂上歡年未三十卽爲夫置側室穆
木之德遠近稱之德宜守先人家範垂厚篤誠嶠川歿
後詩箋畫稟遍爲收拾孺人於箱篋中得寸楮斷縑必
敬謹付德宜藏弄不敢遺墜張氏居揚州吳氏居眞州
舟行七十里朝發夕至孺人雖已嫁而一歲之中數歸
省猶以相隔異地不克朝夕繼至爲憾故每一來歸卽

兼旬踰時而後返笥婦澆女往來水濱者無不熟識其
面輕帆往來皆指而目之曰此吳家娘子歸省船也戊
子秋復至揚省其父遂患疥而返既弗愈又就醫母家
而疾愈甚竟以是卒年僅三十二云

蕪城外史曰嵎川吾老友也余往來鑿江必與嵎川作
數夕談聞其家事最悉十餘年來嵎川歿嵎川之兄與
弟泉其猶子先後相繼歿今又見其冢婦之不祿也悲
夫

高太恭人傳

吾友吳魯之祖母高太恭人年八十矣將以今歲之臘

月稱觴太恭人含淚向魯曰吾安敢爲若之祖母哉汝必欲壽吾則於吾死後求一必傳之人作一必傳之文使吾瞑目足矣太恭人於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五日卒魯遵遺命來乞文余乃爲之傳曰

太恭人姓高氏揚州江都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吳惇園先生濂之簪室也惇園之嫡妻方太恭人生子如棠是爲移田公太恭人生子如桂爲秋巖公惇園以其伯兄無出甫晬卽命爲伯兄子後生三子魯葵廷燮魯與葵皆有幹才太恭人又生一女適同里汪氏惇園歿太恭人年四十矣與其嫡子豕婦協和治家一秉惇園之

舊奉事方太恭人恪謹承順門以內無間言與方太恭人愛其女尤摯女之歸於汪也未期而寡汪氏故饒裕食指浩繁女以幼婦事翁姑克總家政族里間有懷清臺之譽觀其女知其母太恭人之聲稱由此益重迨後吳氏家中落移田棄舊宅遷徙無常太恭人委順處之無幾微不豫色移田以秋巖之少子廷燮爲後廷燮殤移田仍無子其歿也遂以秋巖之長子魯爲後太恭人與其冢婦唐太恭人共庀家政而門戶日益凋落唐太恭人者名家達宦之女與太恭人共貧窶以教子孫臧獲輩無敢掉磬魯之嗣移田而仍爲太恭人之孫也年

已二十餘矣太恭人教之備至愛之尤深曾孫履垣生太恭人喜而且泣謂魯曰汝家門戶衰薄事業凋零汝祖嫡庶子僅二人以我所生子爲兄後而嫡子之嗣子又殤乃復以汝爲後吾時惴惴焉如千金之係一髮今汝得子汝祖真有後矣汝篤學能文與海內之名士交相洽汝子必能成立大其家聲然我老恐不克見汝其力教之履垣於十六歲卽入泮宮擅文譽魯又生履基履墀兩子太恭人年登八十願孫曾一堂以爲慶爲吳氏女宗以秋巖急公之例受

恩封爲太恭人其歿也外姻至者皆哭之慟云

金兆燕曰禮以男子爲重故父在爲母齊衰期然觀於
高太恭人其重蓋不啻男子也吳氏珠成惇園兩兄弟
止太恭人生一子秋巖爲珠成後惇園之嫡子又以秋
巖之長子爲後是珠成惇園皆以太恭人得有後乃太
恭人今日之孫則爲方太恭人之嫡孫而不得以太恭
人爲祖母使非我

皇上推明錫類之恩

新例定庶祖母功服則魯於太恭人竟無服矣余嘗讀
杜詩骨肉滿眼身鬻孤之句爲之三歎今吳氏兩房共
孫二人曾孫四人皆太恭人所出而太恭人身後不得

有斬杖之人爲之承重豈非天之厚其德而厄其過歟
然姜嫄之廟百世不祧吳氏子孫之於高太恭人當如
是矣

汪孺人傳

乾隆乙未八月之廿有八日我友硯農吳君之內子汪
孺人以久病卒卒之前一日執硯農手曰聞君將請金
教授棕亭作生傳有之乎我婦人無可傳君之傳卽我
之傳也曷促之成使我得生見之以瞑目硯農曰若無
憂若死我必屬棕亭作佳傳以傳若孺人乃笑頷之自
是遂不言越夕而卒傳曰汪孺人者歛詩人執齋明經

之孫女而徵仕郎棣邨先生之女也幼養於外家外祖母暨舅氏皆愛之教之女紅書史靡不精繕外祖母歿舅氏方遠出孺人年甫十三榻拊絞衾一皆其所措辦外家異之後緣母病歸侍俄祖母暨母相繼歿而父與兄皆客揚州孺人與其嫂經營兩世之喪內外稱善父歸且痛且慰曰是真女丈夫也不可以耦猥壻於是復游揚州且陰選佳子弟當是時吳君硯農以名家子中落食貧棲托於姑丈汪學山氏棣邨過學山見束髮少年軒軒霞舉心目驚胸學山曰是梅莊吳氏子大司成鱗潭先生博學鴻詞節霞先生之裔也其祖與父皆負

才抱道不展其志而此子器宇不凡天或者將興其門
乎棣邨曰吾有女不願妻富貴人而願妻磊落人如此
子者可以妻矣時硯農之父西文先生以名諸生攻苦
場屋終日手一編不問家人生產而孺人之姑汪太孺
人孱且病孺人廟見後卽與硯農摒擋家事承堂上歡
姑姊妯娌皆相得無間執翁姑之喪竭哀盡誠棄奩具
卜葬地人以硯農之孝孺人有以成之云硯農負不羈
才游燕入蜀隻身行數千里乾隆癸亥金川不賓

朝廷命大京兆胡公副相國忠勇公聲其罪討之硯農
見胡公抵掌論時事慷慨激昂胡公奇其才將置之幕

府制府策公亦欲奏其名授以官而硯農急於省侍卒不就而歸歸之日囊橐蕭然而孺人以鍼耨謀養無怨色後硯農選授雲南大理府司獄行半道以憂歸服闋補永昌慨然謂孺人曰吾本欲以薄祿養親今親不可養何以祿爲孺人曰君之言是也且君方受敬亭汪公之托可委而去之與人以是益重視農之然諾不苟有古烈士風皆孺人之助也孺人母歿後父衰老客居於揚朝夕視膳親問煖寒父歿時孺人方抱疴家人秘不以聞孺人心動強起視之一痛幾絕先是孺人之母柩停於家者三十餘年孺人竭力厝殯官至是送父喪歸

里乃克合葬孺人性溫淑側室陳先舉長男孺人保抱
攜持如自己出越一年孺人生次男側室又生少子並
兩女子女五人均鳴鳩之養無所等衰長男如庚次男
如鳳俱嗜學能文如庚入邑庠孺人喜甚謂如鳳曰古
者弟不先兄舉今汝兄已售汝何憂哉益肆力於學而
已其明於大義如此年六十一卒

蕪城外史曰龍門蘭臺皆無列女傳豈不以無成代終
不必有所表見與然異參昂奇光偕鴻隱至今猶豔稱
之黼佩負藪苟有同心顯與晦可度外置也若孺人者
眞佳耦哉

道光歲次丙申孫珉謹編次

曾孫醜

醒校字